

女性网购的行为学分析

□ 白瑞雪

欢乐还是痛苦之中都需要找到情感出口，购物的我们忘情、忘心而忘忧。

作为网购的第二理由，女人嘛，耳根子软，爱占便宜的小心思深入骨髓。打折促销还包邮，这样的商品不去抢，就像红包撒遍朋友圈而你的微信还没绑定银行卡，就像天上下黄金雨而你被锁在了防空洞。世界上本来没有节，买东西的女人多了，也就有了更多的节。比学赶帮超，争当购物岗位小能手——“双十一”这样莫名其妙节日的诞生，纯属团结在占便宜大旗下的女人一场轰轰烈烈的集体主义奔赴。

还有一种重要的动力，那就是女人对于改变自身状态的渴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天马行空般瑰丽的想象力和代入感——穿上那件衣服，我就跟高圆圆差不多了，再不济也能像杨幂吧？

镜花水月，塞上长城空自许。前两年贵时尚界流行将外套垮置双肩，而这一抛弃了衣服基本御寒功能的穿法一旦嫁接到路人甲乙丙身上，就成了老农披衣起夜顺便看看地里有没人偷瓜。再比方说，刮遍淘宝的香奈儿风被周迅演绎得那叫一个摇曳生姿，若换成膀大腰圆的我们，恰似节俭的妇女主任穿着出嫁前的衣裳去公社开会。

买都让我想起古斯塔夫·勒庞在经典之作《乌合之众》中作出的判断：“孤立的个体一旦归属于某个群体，在群体的相互影响之下，这个人的智力必然大幅度下降。”

盲目跟风、感性购物，冲动消费，网购的女人们都会被贴上这些标签。不过，作为马云背后的女人，我很想提醒大家不要忽略网购行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你明明是来买大衣的，怎么又开始逛鞋子了？在陪逛商场的漫漫历程中，几乎每个不成熟的男人都曾发出这样的怒吼。我只能说，你们太不了解女人，太不了解纠结而丰富的人生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则从技术手段上彻底解决了这一家庭矛盾，埋头刷屏的女人们如入自家秘密花园，无需陪伴，不必顾忌，只需——买，买，买。

人不如旧衣不如新，女性的购物欲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为什么呢？

有人说，购物有助缓解压力，肩负家庭社会双重责任的现代女性难免身心烦闷，轻点指尖即可换来通体舒畅，性价比是划算的。当然也有人严正指出，虽说购物看心情，你们心情不好和心情很好的时候都去购物啊！是的，这事儿就像男人吸烟喝酒扭打游戏一样充溢快感，而人类无论陷入

行文至此，悲从中来。我们尝试各种发型的一生，其本质不过是于方便面和挂面之间来回折腾的一生；我们大红酒红粉红水红西瓜红的美丽裙子，在男人眼里都是一种红色，代码#FF0000。我们相信一点点改变就能带来人生天地的焕然一新，现实却总是给我们迎头一击。然而下一次、下一次，我们还会义无反顾地购物，以愚公移山般的执着买入生活的红红绿绿。

怎能如此不长记性？让自己更美，让悦己者更悦，似乎都不是女人购物的终极目的。在购物的过程中，女人已获取了内心，完成了马斯洛需求层级中的最高一阶：自我实现。提倡男女平等但事实上处处天花板的世界里，至少在购物界的地盘，她做主。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的性别为女。姜奇平提出“互联网女性化”观点：不仅是互联网的经济以女性消费为主，甚至连互联网本身也开始变得女性化了——在互联网上，人们变得更加情感化，更强调体验，更反对中心主义。

这样看来，即使撇开经济考量，社会学意义上的网购也是促进时代进步的。尽管我们网购的初衷是为了省钱——偶尔忘记初心，也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吧。

非常文青

那些好看的叶子们

□ 老黄河

在我残存的乡村记忆中，大豆是黄的，玉米棒子是黄的，小米是黄的，麦穗是泛黄的，南瓜是黄的，黄瓜熟透了老了也是黄的。这些黄色，都与吃有关，就是记不起哪种叶子是黄的了。

蜗居城里三十载，于钢筋水泥水水马龙的喧嚣中，反倒对树上的，但与吃无关的叶子生发了兴趣。从果到花再到叶，马斯洛的需求定律在发生着作用吗？

山师校园里有一小片五角枫树，大约10来棵，从春到夏到秋，叶子一直绿油油的，直熬到校园里稀拉拉的银杏树叶子都黄透了，教学楼上的爬山虎都红紫了，立冬过了几天了，一场小雨拂风过来，它们才好像一霎之间终于全黄了，一树一树，把周围的“景致”照亮了，学子们，老师们，还有孩子们，都给吸引来了，他们望着树上的，看看脚下，警警四周，喜不自禁，有些不知所措。

一阵风吹来，叶子们窸窣窣响着，不似夏夜垂柳的“鬼拍手”，更像临别的窃窃私语，就有一些纷纷扬扬，抑或奋不顾身地飘落下来，待我按动相机快门，留下的只是些黄里带红的“飘痕”。置身这黄色的世界，我记起贾平凹小说《带灯》里主人公的几句话，她说：“我想给树哭泣。冬天不是树叶不发，是天不由得；夏天不是树叶要绿，是身不由己”。那么，你们这10来棵枫树们，在秋冬之交，如这美丽地“抛撒”黄叶，是不由自主地“天人合一”吗？

枫叶的壮观，是以集体的面目形成，单片的叶子好看归好看，震撼人心的是它们全体参与的行为艺术，从树枝上的集群，到地面上的群集，都是同一个团队的演员，不过做着季节的“转场”。叶落时，起初可以星星点点，可以你先我后；渐渐就要寻找空白与空间，把脚下的地面铺满；接着这满地的黄叶就有了些许的厚度与质感，让人踩上去，走过去时是满足的，诗意的；然后于高潮中完成枫树精灵一个年轮的最后浪漫。

次日早晨，我经过山师校园，再去拜访这片黄叶地，发现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片叶全无，我这才发现，“干净”二字并非全是褒义。望着树上那些垂垂待落的黄叶，我脑中出现的是一部电影的名字：《等风来》。希望能如陆放翁《冬朝》一诗所写：“风入园林彻夜鸣，晓看黄叶与阶平”；或如朱赵师侠《菩萨蛮》所绘：“西风又老潇湘树，翩翩黄叶辞枝去”；又如范仲淹《苏幕遮》所写：“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抑或如王勃《山中》一诗所写：“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黄庭坚有诗《再答并简康国兄弟四首》：“日中一饭蒙头睡，黄叶堆门莫扫除”。句极佳，不过对我等，简直是奢望了。

你那里下雪了吗？一场雪下来，雾霭无影无踪，天地一色，整个世界的喧嚣被过滤，零星的叶子随雪入泥，枝头轻松，简洁，静美……这要是一幅画，该是郑板桥的风格，“删繁就简三秋树”，以少胜多，用最简的笔墨表达最丰富的内蕴。

鲁迅先生谈写作时也这样强调：“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掉，毫不可惜。”

所以，陈词滥调要删——对于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来说，或许最大困难也是最大的痛苦，就是总得费力地排除陈词滥调，尤其是那些来自学生时代的陈词滥调。

比如一想到作文这事儿，就立刻紧张起来，开头必得几个排山倒海的排比句，结尾必得升华，点题。

一写到我的母亲，必是多么慈祥，多么勤劳，多么爱我，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

又想起天天五年级时的一个回答，“为什么你总是用‘天上的白云像羊群一样……’”“考试的时候不会错。”

倒不是说那些词调没有一点意义，但从作品的角度看，它们因变成了公共语言而毫无意思……人也给弄呆了。

难道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母亲没有错过？难道母亲就没有一点遗憾吗？

虽然我们都被扣了一顶帽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但再普通的人细分出来，也是各有千秋。

这世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人生，只有形形色色，每个人都不同才有意思啊。

真实最重要，所以，多余的修饰更要删除。孙犁先生谈写作

小说世情

一辆一辆的车

□ 崔立

大杨常说，那些开得那么快的车，真该死！我们看着大杨，没说什么。

我们理解大杨。大杨救过很多人。

大杨从家到单位，不是太远。大杨每天都是步行来上班的。大杨会穿过几个十字路口，那里，经常会有一些车选择小转弯，可以不看红绿灯，直接就转。那些车转弯的速度，都很快。

一次，大杨在过路口时，看到一个过绿灯的初中生，很顺理成章地过马路。旁侧，一辆小转弯的车，完全没有减速，疯了一样开过来。初中生看到那急速驶来的车，瞬时就愣住了，呆呆地停在原地。多亏大杨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把初中生一把推开了，才算躲过了一场事故。而那车，像是根本没发生什么，还是那个速度，一溜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一次，大杨在过路口时，远远看到一个老人在过马路。老人显然年纪很大了，腿脚很不灵便，走起路上极为缓慢。绿灯了，老人缓缓地过马路。不远处，一辆要小转弯的车，以很快的速度开过来。大杨暗念一声不好，赶紧跑快了几步，赶到了老人身旁。在那车快速过来前，大杨一把拉回了老人。那车的司机显然也看到了这一幕，边快速开着车，竟然还边朝着大杨他们骂一句：找死啊！说着话，车以很快的速度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大杨救了很多。但大杨很快发现，这样，根本不行！因为这小转弯造成的交通事故居高不下，靠他大杨一个人，无法改变小转弯的问题。

想啊想，大杨有了个主意。

大杨就在他上班的包里，塞了三块砖头。

那一天，大杨像往常那样去上班，在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又是一辆车，以极快的速度小转弯过来。那速度，已经赶上在正常马路上开车了。绿灯了，大杨原本是要过马路，但那辆车这样赶过来的速度，谁又敢过呢。

大杨从包里很快掏出了一块砖头，在车子开到眼前的时候，猛地吧砖头扔了出去。砖头在车子的车头上撞击了一下，随着车速的惯性，又顺势地砸向了前挡风玻璃。只听“砰”的一声，前挡风玻璃成了一块块碎玻璃。

车主是个年轻男人，惊魂未定的他把车停在了路边，迅即火急败坏地奔过来，揪住大杨的衣领，喊，你，你砸啦？！大杨很轻蔑的表情，说，我没疯，是你疯了！年轻男人楞了一下，说，你没疯，那你砸我的车干什么！大杨说，谁让

时说，修辞立其诚。意思说，修辞的目的，是为了立诚，然后才是修辞。只要是真情流露，不用华丽的辞藻，也充满感人的力量。

好的作品不论雅俗，只关乎真，不浮夸，不做作。我手写我心，好比一朵花，或许没有别的花艳丽浓香，但也是独特的一个；虽然不是出彩，但不与人重复，在百花园中自有其存在价值。

不独写作，人生亦如此，天然去雕饰，朴素之美才是大美。

和刘玉堂老师在一起聊天时，他常说一句话，随着年龄渐长，并非朋友越多越好，而是到了淘汰朋友的时候，把多余的一切都慢慢删除，心头的烦恼，生活的失落，外在的浮华，全都放下。只余闲逸、自在、清气满怀。

最近，一档卫视的音乐节目中，上来一位崔健推荐的歌手，一个笑容可掬的“老头儿”，他的嗓音沧桑纯净，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但就是让人感动。

上场前他说：我离开音乐圈挺远的，我觉得做音乐首先是做给自己的，然后如果有别人喜欢你的音乐的时候，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

简单地生活，内心然而而身体舒展。

人也可以活得像一株植物，叶芝的诗里说：“她劝我们从容相爱，如叶生树梢。她劝我们从容生活，如草生堤堰。”

这样的人生，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达，自然也会有自己的文字——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编辑手记

微语绸缪

上帝说，要有女人！于是有了淘宝和美图秀秀。

自己下的单，含泪也要付钱。随着“双11”包裹陆续抵达，我本来已经足够拥挤的小窝又塞入几样杂物：看错了尺寸的辽阔至可养金鱼的咖啡杯，估计未来几年也用不上的脸部按摩器，以及一条号称嬉皮风而实际上特别适合送人忆苦思甜博物馆的缀满补丁的牛仔褲。

跟你说，我的网购清单一点也不奇葩，如果跟我的女友们相比的话。

一位终年长裙袭地的女神买过一把折扇，上书大字“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当然，它从未出现在公众场合。我上海那位闺蜜在听完安全知识讲座后忧心忡忡买来全套消防设备，而包裹至今没有拆封。某位平胸姑娘买了加厚比基尼，然后在游泳池中由于饱浸水分而无法直立。还有一位清丽可人的记者小妹妹，竟然拥有一个漏斗形状的粉红色古怪器件，名曰“让女人站着解放”的“户外小便器”。在她的人生规划中，哪天赴某个犄角旮旯采访，总会遇上无处方便的尴尬境地吧。可惜，在我们这个航天员太空中都能愉快上厕所的文明时代，上述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自从加入网购大军，每一次失败的购

流年碎笔

先种青菜，叫露地菜，完全顺应时令，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种植方式。父亲种菜，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售卖不愁，推着木车子一晃荡就到了县城，县城卖不了还有周边无数个集市。

1992年成为历史的分水岭，此时，塑料的温室早已传入中国数十年，老家住北数百里的寿光，已是名动全国的蔬菜之都，就是在本县的常路、旧寨等地，亦有人开始搭建温室，父亲兄弟几人成为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孔子尝言：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虽则如此，不时可食一直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享受。

自从我家建起了蔬菜大棚，我本该耳濡目染的关于蔬菜种植出产季节的知识被无情地混淆了：韭菜是在夏天栽种春天刨除；年后栽种西红柿，麦收前收获；秋天种黄瓜，年前会大卖；更多的菜随时种随时收，大棚里再也没有四季，永远是夏天，每每到了屁股干活，一出门忘了是冬天，被冻成冰棍。

在古代，温室又称“暖房”，秦始皇前往骊山脚下温泉，种出瓜果，让儒生前往观赏。这个坑儒的千古第一帝，将瓜果摆在儒生面前，是一种炫耀呢，还是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伟业后安然赴死？

中唐诗人王建，一生贫困潦倒，头发白了才做官，一边写乐府诗，同情百姓疾苦，一边又写了大量宫词。欧阳修说他“多言唐官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不知道他是潜藏在大内宫中，还是道听途说，把宫中的八卦写得鲜活尽致。他写有一首《官前早春》，诗中云：“酒幔高楼一百家，官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我关注的是最后一句，二月上市的瓜，肯定来自于大棚。

南宋时，冬天温室栽培黄瓜，市场上已有卖的。由于产量较低，价格较高。诗人陆游在《黄瓜》诗中写道：“白苣黄瓜上市稀，盘中顿觉有光辉；时清闻里县安业，殊胜周人咏采薇。”冬天，能吃上一口温室里的茼蒿和黄瓜，堪比海参鲍鱼。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被“不时不食”的理念“毒害”。汉元帝时，有一个牛人——召信臣，善于兴修水利，后人将其和修都江堰的那位李冰媲美。他年轻的时候，曾担任少府卿官，表现出了对农业的兴趣，在长安附近的皇家苑囿上林苑的太官园中，于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在

辣笔小新

对漂亮女人的偏见，从历史角落，到人性深处，比比皆是。

这种偏见从嫁祸开始，夏桀暴虐，身边就必须有个妹喜；商纣无道，少不了有妲己怂恿；周幽王亡国，仿佛都是褒姒造成，谁让她这么高冷，笑点又捉摸不定，才让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流芳千古的四大美人，西施和貂蝉也是用来毁男人的；安史之乱出了事，杨贵妃被逼自杀；就剩一王昭君差差评，亦是苦命人，纯粹政治牺牲品，背井离乡去乌不拉屎的地方，白天陪人撸串，晚上陪人睡觉，老子死了陪儿子睡，受尽屈辱。

所以，古人常感叹，红颜祸水，常疑惑，红颜薄命，牙缝里透着酸不溜丢的冷，只要是漂亮女人，一冷酸准灵。小到一家庭，老婆长得漂亮，就容易成潘金莲；长得丑了，反会被树为模范典型。如举案齐眉的孟光，不光“肥丑而黑”，还能“力举石臼”，我一度怀疑，孟光之所以举案齐眉，一是劲大；二是用案挡住脸，他老公才能吃下饭。现在也是有人念叨，家有丑妻是个宝，别人恶心，自己放心。

男人得多么不自信，才会这般自嘲。漂亮女人得顶着多大压力，才能漂亮地活

倒时差的蔬菜

□ 老四



温室中种育出葱韭等作物。过程是这样的：先建造一座环形房屋，上面覆盖着大棚，只能透光不透风，播种时，待开始出苗时，在室内昼夜不停地生火，虽外面大雪飘飘，室内始终暖意融融。

一个飘雪的晚上，皇帝吃了他种出的一小葱拌韭菜，龙颜大悦，雄心也大悦，要嘉奖他。召信臣却已从得意中缓过劲来，冥冥中想起孔子的告诫，摇头道：“不时之物，不宜奉供养。”皇帝惊呆了，这是不给面子啊，但也没办法，只好指派别人去给他种植温室里的韭菜。

没有塑料，玻璃的年代，温室只能是小范围的游戏。塑料和玻璃大面积应用到日常生活，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事了。倏忽间，大河上下，长城内外，无数塑料大棚建了起来，想当年，储存大白菜几乎是城里人进入冬天首先要做的事，如同储存煤炭。很多人家门前的楼道里，左边是五百斤煤炭，右边是五百斤大白菜，看到这些煤和菜，他们就节俭，这个冬天既不挨冻，也不会挨饿了。而今，人们不再储存煤炭，大白菜，像父亲一样的大棚人终结了城市人储存大白菜的生命体验。

蔬菜们在本该冬眠的寒冬里冒出新芽，韭菜畦子边上，野草也冒了出来，它们同样是不甘寂寞的小兽，侵略着它们的生存空间。如同让猫猫狗狗在秋冬发情，在瑟瑟发抖的寒风中完成交配；让狗熊在炎热的夏天遁入洞穴，进入冬眠状

态。蔬菜们被大棚搞得晕头转向，摇头晃脑，恨不得一年四季都在开花，结果，它们的出生和死亡超越了自然的设定，被强行改变基因，成为人的欲望的一部分。

蔬菜需要倒时差，那些脆弱的温室花朵，一旦揭掉塑料做的羽绒服，就成为阳光下萎靡的次品。时差错乱，仅在一瞬间。有一次大风将棚上的塑料布拦腰扯断，吹跑了三分之一，那块塑料布覆盖的韭菜瞬间查拉了脑袋，叶片发黑，继而脖子也耷拉了，腰也断了。它们身侧，依旧在温室照耀下的韭菜兄弟，挺直了身子，诧异地望着这些同伴们窒息而去。父亲急红了猴子，上蹿下跳，抓起塑料布就往棚上爬。但风太大了，卷起他手中的塑料布上了天，幸亏他反应灵敏，无奈撒手，不至于和塑料布一起被卷跑。塑料布随风而逝，遮住了小半边天，飞到二里地外的树林里，被树枝阻挡，卧倒的韭菜，也有竖起腰杆回光返照的，那是被风吸引，不至于和塑料布一起被卷跑。

夕阳落下，风力渐消，父亲拖着塑料布艰难地攀到棚上，堵住窟窿，那些丢了性命的韭菜再也没有还魂的可能，身子不再挺起，逐渐发黄，最后成了一堆干草。不过还好，割掉这一茬干草，没过几天，鲜活嫩绿的新韭再次冒芽出来，而且火力更猛，叶片肥大，比身旁的韭菜兄弟高出半个头。

我们对漂亮女人的偏见

□ 魏新

这个世界上。

漂亮女人往往从一开始，就会被孤立，甚至被敌视。我有个初中女同学，眉目清秀，个子且瘦，出挑极了，但几乎没有朋友。女同学怕成为反衬，谁也不愿和她一起玩耍。男同学一个个自惭形秽，吃不上葡萄，背地里天天念叨葡萄酸。这个女同学原本开朗，慢慢变得沉默寡言，每天低着头进出学校，成绩也开始一塌糊涂。有不少社会青年追她，每天在学校门口，叼着烟，歪戴着帽子，斜跨在自行车上，等她放学。在各种不着边际的传说中，有人为她打得头破血流，有人为了她跳楼，她也为某人数次打胎。就这样，她没有再上高中，很多年后，我偶然遇到她，在济南一家商场卖化妆品，长得还算漂亮，但那种清新脱俗的气质一点也没留下，甚至连本人都忘了。聊起当年的事情，她说基本上都忘记了，只记得每一天都很害怕，一天学都不想上了。

这种因漂亮而带来的恐惧，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大众内心对漂亮的摧毁欲望，也造成了很多漂亮女人的灾难。如电影《西西的美丽传说》，流言、排斥以及现实的残酷终

于把玛莲娜赶出小镇；如“文革”中被揪斗的“破鞋”，事实上，那些脖子上挂着“破鞋”的女人，几乎都是漂亮的。这种漂亮让大部分男人不可得，大部分女人不可求。在特殊的年代，大众拥有了可以摧毁的权利，悲剧就会理所当然地发生。即使在正常时期，也发明了各种词语去攻击，如绿茶婊、黑木耳……注意，被这样形容的女人，也多是漂亮女人。

所以，对漂亮女人来说，整形业的发达不是坏事，至少可以稀释一下仇恨，再不漂亮的女人，只要舍得割骨削肉，即使整不成范冰冰，也可以整得不那么像范伟，实在不行，还可以撇撇嘴，说范冰冰也不过是从范德萨整出来的。

漂亮女人看上去风光靓丽，讨慕者甚众，但她们的优势往往敌不过世俗的偏见。事业上有所成就，会被认为是依靠男人，而且未必是一个男人；情感上称心如意，会被认为是天生好运，而且不会长久。同样在打榜，会被认为是拼资源、拼底线。甚至漂亮女人不能有异性大哥，不能有男领导，更不能有干爹，男人对漂亮女人也深怀警惕之心，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是下一个雷致富。

事实上，有这样想法的男人，往往一辈子也混不成雷致富，除了外形上还有超越的可能。

相对来说，漂亮女人更容易相处。她们没有那么强的妒忌心，也没有那么刁钻刻薄，甚至对男人的长相也没那么在意。漂亮赋予了她们基因里的自信，给了她们勇敢追求幸福的勇气。或许，这种漂亮无法在岁月中长存，那因漂亮而带来的那份美好则会永驻。

漂亮女人虽是少数，但每个女人都有把自己当成漂亮女人去生活的权利。这种自我暗示足以让每一个女人变得更加漂亮，如一首诗，“一定要有渴望/渴望一定要是光明的/对光明的渴望本身/可以产生光明”。我想，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很难做到，很多女人仅仅是自恋，而不能让自己像漂亮女人一样去和这个世界相处，因为，她们本身所理解的漂亮女人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偏见。

女人要想成为漂亮女人，就要从去除偏见开始。

男人要想找到漂亮女人，也要先抛开偏见，我们——对漂亮女人的深深的偏见。